



小时候，看电影就像过节一样。20世纪80年代初，电影票多半是父母单位包场发的，偶尔也自己掏钱买。看电影的兴奋，从听到消息就开始了。一张粗糙轻薄的票根在手，代表银幕前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小脑袋瓜里，便可凭空想象出一番热闹来。

早早写完作业，晚饭吃的什么，通常食不知味，心里像是长了草，满当当乱纷纷的，盘算着如何能早点出发。一家人终于收拾利落浩浩荡荡出门了，带着手电筒、板凳，父母们手里牵着老大，背上骑着老么。如果是夏天，还要带上蒲扇、清凉油和水。

露天电影场子里都是水泥凳子，硬而冷，还有灰尘。为了提升观影舒适感，衍生出一种特制的小板凳，多出自能干的爸爸或爷爷之手。一块三合板，两端钉上木条，讲究的还涂点漆，提升颜值。小板凳整个高度大约六七厘米，拿在手里非常轻便，垫在水泥凳上，干净又不硌屁股，估计许多家里都有几条这样的装备。

一路上，不时会遇到其他人，队伍越来越壮大。大人们互相打招呼，小孩子便人来疯似的打闹。走出家属区、大马路，到电影院要经过一条不太宽的小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两旁还散乱着池

露天电影

张婷

塘、菜地。高大的桑树上，知了扯开嗓门尖叫，透着冒烟的干燥；红的、紫的桑葚，最是诱人，不知染红了多少小小的嘴唇。

紧赶慢赶，电影院已坐满了人。大家都是熟人，前后左右又是一番热聊。在一片嘈杂声中，大灯灭了，一束光从放映机射出，刺破黑暗。巨大的银幕上，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红五星熠熠生辉，激动人心的音乐响起。所有不知疲倦的嘴同时合上了，所有散乱的目光开始聚焦，跟随跌宕起伏的剧情，穿越时空的隧道。一身正气的潘冬子、古灵精怪的张嘎子、幽默聪明的阿凡提，每个鲜活的面孔，都深深印在脑海。

露天电影效果并不好，影像不够清

晰，有的片子磨损严重，会出现很多划痕，甚至断片；字幕和声音也不太清楚；剧场不是阶梯的，前面坐个大高个，后面只能看着后脑勺干着急。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大家的观看热情。

剧终散场了，气氛陡然冷了下来。四周的灯再次亮起，却比之前的刺眼许多。短暂的沉默过后，人群开始骚乱。“大毛、二毛、三毛坨——”孩子的乳名，和他们的回应声，在夜空中交错。

路上，没什么灯，一支支手电筒打开，小小的光斑汇成一条条溪流，溪流的尽头是简陋温馨的家。年幼的孩子已经在家长的怀里熟睡，大点的还没从故事里走出来。黑夜里，蛐蛐儿发出单调的颤音，头上的月儿也冷了脸。

时过境迁，露天电影院是哪一天关闭的，已经没了印象，接下来，江麓厂俱乐部电影院、芙蓉电影院也曾红红火火、一票难求。那条小小的土路，已演变成宽阔的大马路，车流如织，商铺林立。当我回过神来，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影城已经满地开花，那种体验大片、新片的视听效果，不可同日而语。现在追的是流量是票房，是一种休闲方式；以前看的是青春是情怀，是精神上的慰藉。那种单纯的快乐，只能到记忆的影像里去回放、重温。



妈妈的唠叨

张永祥

曾几何时
妈妈的唠叨
麻木了我的耳部
野性的青春总想逃避
母爱的跟踪

参军了
妈妈的唠叨
揉进家书
熨帖游子相思而蜷曲的心弦
释怀乡愁的
还有一包腊肉炒辣椒

工作了
妈妈的唠叨
总伴着妈妈的守望
满桌香喷喷的饭菜
和寒夜里穿透窗户的油灯

人至中年
妈妈的唠叨是微弱的灯盏
我把妈妈的冷暖
时刻放在脑海
如同小时候被妈妈催眠

无题 (外二首)

朱立坤

我在什么时候
在哪里
站成过一棵
神秘的红杏树
我那些思考的手指
此刻正在
落英无声
悄然结出
一千个
你

梦里犹带
醒时的苍凉
月光还会
夕阳的悲怆
想你不分寒暑
想你就把一条
远去的路
搓成羊毛线
织成寒衣
穿在身上

一棵樱桃树结满了
红红的樱桃
樱桃树后面站着的人啊
你为谁结满了一树红红的樱桃

联颂建党100周年

李度

举红旗，崇主义，日耀东方，八千寻
扬鞭策马，从贫穷积弱走来，歌歌百载漫漫路；
滋惠政，沐春晖，神驰北斗，十四亿
接后承先，向富国强军迈进，极目九州朗朗天。

学党史，高歌奋斗百年路；
展宏图，喜看复兴九域天。

亦步亦趋，永远跟党走；
矢勤矢勇，复兴为民谋。

学党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重民生，启民智，促民富，为民谋。

罗湘龙

无惧生死，倾心跟党走；
克难奔走，矢志为民生。

牢记初心，党史重温当践诺；
高擎赤帜，宏图再展竞争妍。

回眸风雨百年，帆启南湖，心朝北斗；
放眼江山万里，攸关社稷，情系人民。

故乡的那棵树

孙小丽

我的故乡在北方的一座小城。自家小院里有一棵特别的树，承载着我无限的记忆与思念。

小时候，常在树下搬个小板凳写作业，凉快又惬意，耳边还有知了家雀的声音环绕。

不知不觉中树悄悄长大。春夏秋冬，四季变换成为小院独特的风景，伴我走过儿时，步入大学。树的陪伴如故，而我却已淡忘。

长大后，曾经的小院变成了座座林立的楼房。破旧的砖瓦墙仅在脑海中留存，那棵树的记忆渐渐深刻起来。春天的绿油嫩芽，白絮纷飞。夏天的浓郁茂盛，遮风挡雨。秋天的片片金黄，化泥护根。冬天的雪压枝头，坚忍顽强。那棵树的美丽感染着我，精神激励着我。

思念牵引着我重返故乡那片生活过的土地。如此熟悉，任凭思绪在记忆中翻涌重现。惊讶的是，那棵树仍然在风中挺立，更显苍劲有力，风韵犹存。我们深情相望，诉说着彼此的想念。

无数次，梦回故乡的小院，还是儿时的模样，亲切如故。那棵树一直在默默守护，一直在我心中！

湘潭

富丽

湘潭，
名字读来唇齿含香
江边堤岸我是你偶遇的姑娘
付一颗痴心
春风里等待桃花的艳丽成行
从容飘逸

卧听雨眠，黛瓦粉墙
碧绿的春水轻盈的舞蹈
春山多情的相望引四野妩媚
几许花香入袖
暖阳清浅如画
色彩与气味做成了爱的符号

捉麻楞的幸福时光

张耀星

放学搞完大扫除，小男孩急急忙忙往家赶。经过外婆家时，外婆已翘首等待好一阵子了，把一张两元的绿票子直往小男孩口袋里塞，“糴仔子今天满八岁了，长尾巴啰！”小男孩推脱着：“外婆！不要。”“你再不收，外婆就生气啦。”我诚惶诚恐地收下了，心里暖暖的，高高兴地与外婆告别，往山下的家跑去。

我五岁至七岁是在外婆家度过的，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外婆家坐落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岭上，后门往下就是一个大池塘，塘里的小鱼小虾多得捉不完。

我们小伙伴最喜欢的还是钓麻楞。用一根白棉线系一段蚯蚓，沉入水渠流入池塘的口子，这时透过水可看见小麻楞们像我们在大队部操场看的电影里的潜艇一样，一艘一艘轻轻游过来，看到还在蠕动的蚯蚓，便猛的一口咬

住。我们慢慢把线往上提，出了水面它还浑然不觉，紧紧地咬着。这时我们便赶紧往塘边草丛一拉，小麻楞这才回过味来，起劲乱蹦。小伙伴们便大笑着三五只手齐按下。但也常有狂蹦乱跳跃回水里的，小伙伴们也不气恼，嘴里念叨着：看你下回学灵泛点不！其实这是大人们常教训不长记性小孩的话，被我们拿来教训这些傻麻楞了。不需半日，便能钓大半碗。

但我们遇到最麻烦的是青皮楞和虾子。青皮楞这家伙鬼得很，看着它咬住了慢慢提起，但一脱水，它身子一摆，啪地咬断蚯蚓落回水了，十回难得钓到它一回，害得我们饵料都被它吃光了。但小伙伴中有高手，他们借来鱼钩可钓着这狡猾的家伙。而虾子呢，只要一离水，咋一弹，跑啦！而且它在这儿咬食，这个家

伙仗着手有“兵器”，会把旁边的麻楞赶开。遇此，我们会想办法赶走虾子，好让麻楞来咬食。要是等到外婆来洗叶子菜时，我们便可趁机捞到游鱼了。那些漂散在水面的菜叶会引来许多游鱼抢食。我们取来外公的网丝捞子，悄悄地潜入菜叶水下，趁着游鱼大肆抢夺之时，忽地提起，银光闪闪的游鱼便在捞子里蹦跶。

中午，外婆舀了满满一调羹猪油，把半碗小鱼炸得香酥可口。午饭后，躺在楠竹凉板上，才发觉自己已胀成小饱猪。凉爽的南风吹着竹衣架，“呀呀呀”悠悠地响着……或许是我梦里笑了，迷糊中听到外婆笑道：六十老信，你看糴仔子又做美梦了！外公呵呵地笑了。

这逝去的童年，我一生再也回不去的幸福时光！



桥

赵向林

一座老桥，就这样拆了。牛五爷坐在院子里，看着石头一块一块被运走，很闹心。

牛五爷小时候，喜欢坐在桥头等一个人——打麦芽糖的挑糖客。挑糖客中年汉子，身着斗笠、蓑衣，一担卖麦芽糖行头，总是在每年清明过后的那一天，敲着切糖刀，从山那边“叮叮当当”地响过来。

挑糖客一来，便会把行头停在桥头那棵比盘箕还粗的枫树下。枫树很有年纪，掉下的枫球熏着前山石头缝里冒出的新茶，用后山的泉水一泡，那味道会格外的清甜。挑糖客一待就是大半天，好客的乡亲会用这种新茶招待他。他也好这一口，总是称赞说：“方圆百里，此茶最好。”看得出，他是个阅历很深的人。

挑糖客喝完茶，他就会在青石桥上来回地走动，眼睛痴痴呆呆地看着桥墩上雕刻的生肖图案。生肖一边一组，正好十二个。图案隔板，云飘着，鸟飞着，鹿在跑着……

挑糖客每每给牛五爷这些孩童们讲桥图上的故事。牛五爷听故事，总是最靠前的一个，一边听，一边摸着扁担上小铜猴，那样他觉得与挑糖客最亲近，也听得真切。孩童们之所以喜欢挑糖客，除了等糖吃，还等故事，因为附近没人能讲得出老桥图中的故事。

马就同意了。就在牛五爷准备动工的时候，镇领导突然反悔了。据小道消息称，出资修桥的老板来头大，不但会建一座大桥，还会来村上投资，条件和牛五爷一样，这座老桥得归他处置。

做了一辈子石头生意的牛五爷很不解，莫非这堆老石头值很多很多钱？

桥一眨眼就拆了，桥上的每一个石墩、每一块隔板、每一块石头，都被编了号后，一件一件的，小心地从牛五爷的眼皮下运走了。

新桥建好了，蛮漂亮。可牛五爷却唉声叹气，没有了平常的精神。

一天，县博物馆展出该县历代最美雕刻图案，牛五爷去了。在县博物馆，牛五爷看到的最美的雕刻图案，竟然有老桥上的生肖隔板雕刻。

牛五爷试着问工作人员：“同志，这东西算得上最美的雕刻图案？”

工作人员笑着说：“大爷，这些石头图案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有这个铜猴老挂件。”

“多少钱买的？”

“不，是这个铜猴挂件的主人捐的。”

想来想去，牛五爷决定自己来修桥。牛五爷赚了点钱，但修桥的费用要50多万元，话刚出口，家里就鸡飞狗跳了，老婆子不认他这个老伴，儿子也不认他这个爹。

牛五爷性子倔，犟起来，十头牛也拖不回。他跟镇上领导说，新桥他来修，但老桥上的石头得归他。镇领导一听，有这等好事，立

